

皇

明

書

皇明書卷之三十九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文學

胡孝思續宗天水人爲蘇郡守公暇多游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一觴一詠題墨淋漓遍於崖石遷御史中丞撫河南肅皇帝幸楚爲一律紀事刻之石罷官家居者數載矣令王聯嘗以貪見忤恨之後爲戶主事殺人下獄當死知肅皇帝多諱惡乃指詩中穆天子湘竹句爲怨望詆誑而所繇成獄及生平睚眦者皆指爲孝思奸黨奏之上

大怒悉捕下獄論死時孝思將八十矣了不怖在
獄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賦之曰制獄八景衆
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伊吾
爲孝思益哦咏不輟笑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
免死耶相嵩陶真人仲文力捄解乃免下廷杖三
十出獄時謝茂秦貽之詩有云白首全生逢 聖
主青山何意見騷人孝思方病杖創甚呻吟猶口
占以謝人謂孝思意氣殊勝蘇長公才不及耳

黃省曾勉之者河南汝寧人國初以武弁家吳遂爲
蘇吳人甫成童淹貫百氏爲文恒屈其豪賢長者

王少傳鰲喬太宰字不敢稱前進而願交意不憚
則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與揚格其事其書曰省
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來好窺覽
古墳齋心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學士大夫皆安
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餽詭結下者縱發放吐
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洪澤流
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
生至勇不撓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
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
風翕然日新以變寔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

也省曾嘗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廷揚摧治
軀展經濟而恢聖謨卽當裹糧躡屩周遊五嶽窮
覽六合舒豁襟抱撰造一家之言以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
寵行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年逐東流風懷不遂
惟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
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抱恨玄堂已爾公烏知哉
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
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
之嗟嘆末世風頽矜蟲鬩鶴逝相師述如圖繪剪

錦飾盡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荻愈衰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
唳哀哀而會節鵲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
律呂之數也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
而此理未逮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
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
洪鈞播氣種種殊別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洋洋
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
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
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昔李

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敷而詩道不粹豈惟
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
凝稟之全而述作之脩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

明興以來一人而已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爲誇
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
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賸不足論至於退之
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以爲登
涉之言締構密緻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
餘卽之不得卽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
羅會使後代壇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

人爲之啓導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也李得書大驚歎以爲橫照今古燁如懸鏡鑿鑿中的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希世有也立走京口攜平生論撰與商品於大峴者踰旬而省會愈歎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攷載籍徵耆碩以究極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樂兵車水土平準之策下至於星曆鑿卜農賈覆迨支離之術舉

饒辨之乃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於
真我聞王文成方講學於陽明洞天走詣之眉宇
接而心神融了然獨悟良知之妙歸著會稽自以
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而所謂問道錄者
網之以十襲之緇不更發也舉鄉魁一游南宮有
不可輒歎曰此爲置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
其騷賦似枚楊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克碑
誄出東京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
梁七言歌行出樂府時有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
雜大曆於文多擬古而不出自然好持論而不甚

當負經濟而寡切用然視吳人膚抵皮相者天壤
矣是時華容有孫宜仲可者少破萬卷而氣豪又
家世仕宦少從父游燕中所習聞國故抵掌而談
今古無能難者踰冠舉於鄉因公車罷不復應制
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它
呼之不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觀
購異書名畫古器其中種奇卉怪木環之間出遊
湖山勝地泚筆書所爲詩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
又自歌之節奏頓挫雲停石裂也素強無疾一夕
卒與勉之齊名王元美言勉之人本任誕而矜局

自位置時引勝流爲重漁人舒卷之際剗削感慨
用酒德以全其天善夫勉之有兄曰省魯得之亦
舉鄉易魁久困禮部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主
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留佐我我力
能得之銓曹省魯笑不答退而曰小子欲輕相吏
耶相嚴聞欲致之莫能屈也得之長身偉貌目炯
炯髯修類河朔大俠產千金悉裒以買書於書鮮
所不窺習古文辭顧所撰詩若文則別爲杼柚曰
安能齷齪優孟抵掌爲勉之卒有子姬水善其父
言舉於鄉漁人子斯億斯傳俱能讀其父書斯億

去爲古文辭而斯傳舉於鄉

李于鱗攀龍者濟南歷城人父寶繼娶張夢日入懷
而生生九歲而孤與母張影相吊也家食貧母緝
繡不足資修脯則自挾冊就塾師塾師爲遜席又好
爲古文詞人目爲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嘉靖
甲辰舉進士試政吏部移疾歸益發憤陳百家言
日夕讀之務鉤微挾精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
以下若爲其毫素污不治也還京師授刑部廣東
司主事于鱗旣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
世學居恒言名家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

佼佼者耳夫尚書詩莊騷左氏檀弓考功記司馬
史記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其華而裁
其衷求當於古之作者擬議成變日新富有而已
國朝作者獨北地李先生闢草昧而上而昆陵唐應
德晉江王道思顧持論不與之居以理自命憚修
辭而動傷氣格夫二子者雖蟻伏林野而聲方握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時貴樂其業易就而名
易成衆嚮附之此何異塗之羣瞽取道一失相與
拍肩隨之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皆曳踵
不前雖有步趨終不自施也將文章之道盡而是

時吳郡王元美世貞實好古文辭濊陽李先芳伯承善之亟爲稱于鱗一日元美於廣坐中見之心知爲于鱗也益近之卽曰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吾知其無能爲已古之爲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今之爲辭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固理區藪也已盡不復措語矣今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耶余結髮屬辭今乃一當足下願居前揭旗鼓必得所欲與左司馬千載而比肩於是二人相得懽甚恨相見晚也已于鱗所善布衣謝茂秦榛來已同舍郎徐子與中行梁公

實有譽來部郎宗子相臣挾中含吳明卿國倫來
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時賦咏人人
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操觚之
士不盡見古作者謂于鱗師心而務高疑駭者與
尊賞者相半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
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
格有變而才各至故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
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
卽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
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

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其全
收之卽其徧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遷員外郎郎
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進大司寇
有著作輒屬之聲籍籍公卿間矣于鱗居曹雅不
欲以刀筆見長然讞最號公平柄臣子街邊帥不
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
奮功名致大將已出守順德晨興坐堂皇揖屬吏
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曷曷自濯洗獨勤
大要諸細小不屑也居久之政聲流通順德屬舊
有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爲營馬牧

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爲請悉蠲之郡故
有永濟倉以給軍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爲
請得留郡將作所徵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爲
供者有常賦于鱗爭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
諸郡埒減其供十之三沙河民投過客者越永年
抵邯鄲始息肩邯鄲民亦然皆跋涉百七十里而
遥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置傳於永平
界中永平人役之而兩邑之力寬鉅鹿官亭集者
大聚也界真定隆平南宮新河間羣盜嘯聚捕之
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

內丘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防徼皆力爭得之
臺使者臺使者無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
餉不時至宜令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賦毋
出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諸皆深計長慮非
旦夕視其民者當是時燕趙南北千里人相食盜
賊白日出禦人孳骼盈野而邢襄之間拮据振贍
壤土膏麗歲大熟而野有菴犬也擢陝西按察副
使視學政于鱗謂陝西古西京也 先朝士大夫
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士勃勃興會鄉人殷中丞者來督撫倨高以檄致

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也視學政非而屬也乃文可檄致耶因謝病殷強起曰卽公以一薄號相命者立應矣何以檄殷慙謝久之復下檄于鱗曰彼豈以我難去官耶遂疏乞骸拂衣歸吏部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予告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千甍屏息巷左納履錯于戶而于鱗高卧謝不見去亦毋報謝以是得簡倨聲獨二三友人過從靡間也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

篇及它文益工不脛而走四裔朱中丞衡時治河汶上實首薦于鱗推轂者相踵則伺于鱗間迫起之爲置酒懽甚勸之行隆慶初起浙江按察副使遷布政司左叅政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矣小間暴心痛卒子駒舉于鄉亦善文始元美與于鱗雄飲濟上漏且盡于鱗睨元美曰吾起山東農家與足下金驅中原一掃萬古柰何不更評推所至而令百歲後耳食者執柔翰雌黃之也元美唯唯

于鱗乃言曰王君吾於騷賦未及爲爲不讓君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君時離之而離者離而合也寔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吾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矣七言律乃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耳元美心服者久之已前謝曰吾於足下卽小進固鴈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匹盟主吾歌行句權而字衡之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茲其所以埒歟于鱗曰善請言文元美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世無通於

古者以故無稱子而疑子甚於我卽百千萬年猶
然雖然謂子勝我者獨我心耳于鱗大悅曰快矣
茲夕之千古也豈直爽鳩之樂哉又一日于鱗中
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大偶而物無孤美惟人亦
然孔氏之世不有左丘乎元美直視之不答李遽
曰吾失言嚮者言丘聃耳而元美著論言律至仲
默而暢至獻吉而大至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
又謂獻吉大于鱗高獻吉英于鱗雄古惟子美今
或于鱗其傳之曰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
光彩常鮮其心服如此

王世貞字元美蘇郡太倉州人兵侍郎驛御史大夫
忸子也方甚少業好史記古文詞修名卿賢大夫
之業舉進士官刑曹曹事間則與濟南李攀龍倡
爲古文詞其言曰文章者天地之精而不朽之盛
業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夸擢其粗而斲
吾精以爲無益世治亂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爲
力不得志則精斂而爲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化
權者也詩書吾竊有志焉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
之騷出靡麗乎長鄉樂府三詩之餘也而歌暢於
開元五言古蘇李其風乎而法極於黃初七言暢

於燕歌乎而法極於杜李律暢於唐乎而法極於
大曆書變而左氏戰國乎而法極於司馬子長天
下之稱事辭者宗焉漢衰浸淫而爲六代彼六代
者見以爲含璞而露琢不知其氣益滴而就益衰
也昌黎河東氏之謂振源六代之衰也欲以追秦
而未逮宋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振宋者也稍又變
之見以爲含筏而竟津不知其造益易而就益下
也明興弘正間學士先生稍又變非先秦西京
弗迹彼見以爲遡流而獲源不知其猶墮於蹊也
夫所爲古者不能據上游以厭羣志而一時輕敏

之士樂於宋之易搆而名易獵羣然而趣之在嘉靖間而晉陵爲尤甚於是二人者目切劘意無古作者衆大譴呶詈之而獨與徐梁宗吳七子者居恒慷慨自信於海內亡許可獨稱千古耳時相嵩故好古文辭見諸人文則大喜獎掖之曰吾將得旁采風雅而世貞輩骯髒不附也會楊主事繼盛論相嵩十罪痛詆訐嵩切齒坐重法死而世貞與吳明卿宗子相等治其喪則大怒挖斃之世貞在曹以名法理名蒲九歲遷按察督學不許青齊盜作則遷備青齊兵欲困之也崔符盜大作郡豪佯

受事而陰構盜懸薄號使者門曰兵旦莫起且
取若世貞爲鉤距法得之後先授首命監礦屬礦
胠竭奏止之烏寇亂偕臺按行萊嶠得臨籠水上
城之日因材於山高下陂陀減省它費十之八九
不旋踵而告畢筭總官錢九百餘緡命曰顏神城
視海上師葺鐸壘蒐卒補乘還治水高博間粟饑
者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
來從射南鋤盜大首盜大息青吏民健鬪歸使氣
株累戚屬以相傾前使者非寢沒無間也又非時
而請謁者不可計時世貞習文法亭之立斷午而

罷退讀書怡然自懌也已父中丞公以讒搆下

詔獄抵重罪則誅憤疏乞骸卽報許匿跡庸保間將上書北闕下請代父而中丞於獄中怒罵言是挑禍固止之乃鉗衣襖褐僦一廬西市之委巷間時時從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爲謾語相寬戒毋激上意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詣故所識有勢力人造請則往往驚匿去毋爲理者而父中丞竟不免以喪歸毀甚服除竄匿田野間隆慶初詔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錄而世貞與其弟世懋伏闕上書言先臣忝受知先帝徃徃著尺寸

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甚痛當虜犯遼左時臣父忤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相嵩嫉削臣父功狀簿照賞壅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列侯比罪則遼左爲前腋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爲情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於威寧過當者多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惟上垂憐幸察詔昭雪復中丞官會詔求直言世貞疏八事上法祖宗以弘

聖德一正殿名以尊治體二廣恩義以全宗室三
寬禁例以求才哲四修典章以昭國紀五推德意
以昭大勸六昭爵賞以徠異勲七練兵實以重根
本八也中條 孝宗皇帝聖政甚具請命輔臣繕
金匱之秘類萃成編朝夕呈覽爲 聖德之助以
太祖名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徃非奉天義至精博也願詔門殿仍奉天故號
昭象魏之重國家待宗室之意徃徃傷於用恩其
待宗室之法徃徃傷於用義夫族屬至奉國將軍

亦可已矣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於世世不絕此
所謂傷恩也雖屬遐遠而固皆高皇帝及列
聖後無罪而困之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此謂
傷義望下部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
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
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
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官周韓二郡
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
給路費行糧庶少甦中土之民王府親戚不得爲
京朝官非祖宗甲令宜照常陞用修典章謂大明

會典宜重修嘉靖末法司惛天威媚政府諸比擬
舞文弄法者宜禁章言革除間事宜考究成書附
國史其昭大勸爵賞自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以
羅法失爵者文皇帝北伐時同安侯力戰忠節
老徵士吳與弼翰林檢討陳獻章刻行追古潛心
聖傳者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氣節足彰明國是文
章足潤色皇猷者故給事中陸燦吏部郎中薛
蕙言典禮論權奸者新建伯王守仁宜予世襲皆
關國大體其練兵末具言臣竊見防延綏固原將
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

百萬石以養疲癯無用之京軍爲之扼腕今京軍
疲弱冗占禁衛空虛願敕下兵部分委御史於陝
西宣大遼東各邊若浙江義烏兩廣楚蜀等處土
兵以差次精選士共萬五千名爲步兵仍於團營
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萬五千名合三萬人分
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以明詔內
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陳者分領演練嚴其
賞罰遇聲息令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每歲入營
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清查在京營
衛軍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錦衣一衛冗食者

尤衆宜量清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
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
得居重馭輕之意於慮防至深自隆慶初柄國者
議簡材起廢薦者以世貞爲稱首已與李于鱗金
薦世貞痛父死非命欲無起于鱗謂之曰毋天
子族汝讎燭汝幽感通章悲壯先大夫遂得請襄
事大恩何可無報余爲子先子勉之乃起叅政浙
江會所屬杭嘉湖霑雨水爲災多漂沒具疏言
皇上富有四海而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
者惟湖嘉杭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而已自二十年

來倭變數起而殿工海餉供億之費繁民困甚矣
不幸而加之災沴夫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
皇上之赤子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忽其子孫
玷疾危亡爲父祖者忍不投藥石以全其生平方
今國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難於蠲免必且
以會計已定緩不及事爲解縱有寬免不過存留
欲以涓滴之恩爲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
臣忝守土蒿目驚心幸速起運存留曲賜蠲免一
應加派悉暫停革浙遺民幸甚若以邊需國用爲
虞皇上但責內府御用大小監局錢糧毋得欺

隱京營行伍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
府各項匠役實在清查節宮中一事之費可以存
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可以開國家
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可以活千萬人之
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可以收千萬人之心臣遠臣
也敢爲民請旦夕之命已按察山西履魏行隘則
先行龍泉故娘子三關著論言夫此三關所受爲
趙守耳龍泉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又遠虜勢必
不入也虜入晉則掠晉安爲舍晉事此不毛志必
不入也虜掠晉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力必不入

也虜不入而魏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
不入而趙復得魏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
則疲兩誘則廢是趙實延魏敝也虜卒入而魏以
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
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趙代禍也故三關勿屬
魏便遷太僕晉都御史撫鄖陽首疏言清戎之弊
甚具語具軍制中先是諸邊急於鄖屬府原編民
壯弓兵每十名扣二名工食解戶部濟邊則疏言
今皇上威德薄海內外罔不率服於大興似在
可免荆南一十八州地重阻爲盜叢區縣民壯弓

兵應編實力資捍禦先是鄖陽屯政獨下守巡二道顧湖廣屯田道副使無于其屯道諸所措置徑取撫按批詳於鄖陽了不關白事掣礙不行別疏言臣所轄鄖陽等衛所俱在駐劄及附近地北三省巡撫遙制者有間以故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諉又各省屯田道副使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獨取辦於文移其應屬衛所延袤且數千里往返動踰兩月非有真見利弊糾剔姦隱者也衛所冊籍恣其欺蔽祇取苟完至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屯田責成守

巡於屯政必有可觀先是施州軍民司所屬宣撫
長官司夷官父故子繼憚赴部告襲貲輒自相授
受以護印爲解則疏其非法且言爲之上者旣不
以王命爲重則爲之下者亦不以漢官爲尊爭奪
矯虔勢所必至乞 敕該部申明舊制限各土司
務告衛覆查無礙赴部請詳回司方許冠帶管印
仍諭以 聖明在上兵部肅清更無橫費若依前
不赴部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
衛官吏如勒指需索聽臣等叅究庶幾 國法永
昭夷情知戢又疏言荊州爲南北要衝增置三衛

惟左衛以調護 顯陵頗號完實遺下荆右二衛
軍伍衰耗士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
歲調戍廣西靖州彬桂等處各有一千員名跋蹊
遠瘴百無十還而彼處撫臣言遇有剿伐皆本處
土兵收功虛靡資糧有損無益乃郡城之內 藩
封大小將數百計城外沙市商賈輻輳爲大盜窺
沿江自公安而下民久失業濱湖之寇縱橫倏忽
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千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
之足爲寒心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遙制於千里之
外則亦安所用臣爲也至於鄖鎮之有餉以餉軍

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強割貧邑之力以爲財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亦何能自安哉臣竊以爲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未撤其半以五百人爲荆地衛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宜減編其半以寬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爲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

而亦臣之力可自致者也不勝曲突之慮具以實聞已又言成化中關陝川屬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勦勝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故南兵尚書原傑代揀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爲邑崇邑爲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燐攘矯之場爲耕桑化居之士矛矜劒戟之俗變成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皆傑之功也臣又按章皇帝念風紀之司至簞簋不飾當宸而歎故都察

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
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
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苞苴望都門而遠却騎
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
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執掌以歿顧佐滿考
懸車以終勲德固宜顯褒特以嗣息單弱門戶寂
寥而年歲久遠遂旌號長阻恐非所以張國維而
厲臣節也望 敕該部考實定諡它諸訪將材糾
墨吏劾宗室僭踰具有書稍遷大理寺卿以言官
追議救楊忠愍繼盛爲倡在罷歸尋以薦召爲南

兵侍父之引疾歸卒元美爲人恢廓自信而敦尚風教才高一世終自下下人以家世崇漸於豪華而內行淳謹於友誼篤深晚深於玄釋言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信以爲鬼谷淮南之上於天台儀中五時頓漸八教有見力有風德者彼教中以爲具各足勝因在秋官郎時所著撰曰金虎集金虎西方宿而秋官署在西又以拂鬱擎歛之意於春華左也治青州時所著曰海岱集取禹貢海岱惟青州而名當是時以歷下生多沉淫之思思與之下上要以自奉其志發於幾不悖

於古則頃之家難作棄官伏都門鉗衣短後爲橐
餽咨嗟噓嘻不敢吐一語懼生短長而二三故人
傾行過從或丸蠟爲韻語相慰藉不免一和之又
竟夕展轉無寐數往愆危來禍憂憤極若病譖繚
囓爲之言則所存沉慄少歌自責終風及答于鱗
明卿子與諸篇是也命曰幽憂集蓋自謂生趣已
盡猶有生晷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不得
已而托之辭世貞故史才悼世乃無史故事山
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旣上焚其草不過舉諸曹
之故牘列之而總裁若副若翰學臣各以其意是

是非非之也亦何必公平諸琬琰所載諛慕之辭大都以位若子孫差高下而裨官小乘類出遷人畸峻修怨之音與耳傳之訛此何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塚也於是取舊草志傳十二削其牘而卽所睹記於好惡無繫者存之曰弇山堂識小錄其序琬琰錄曰始江陰嘗刻琬琰錄其稱名緣宋舊其起洪武至成化諸名公誌銘傳狀備焉成化後不復傳又于時亦多挂漏者予始與楊祠部豫孫益菟之其後宦游所得爲最多人以千計卷亦過百夫琬琰家史也國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

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
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史而善溢真然
其續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國以草創之野以

討論之家以潤色之庶幾乎史之倪哉如其筆削
以俟君子其序明野史彙曰世所傳孤樹哀談不
知其人或曰故太宰建寧公也大要錄諸野史繫
以 廟代又有今獻彙言 皇明典故與袁談相
出入它諸錄者甚夥余時時從人間抄得之因集
爲書凡百卷曰明野史彙夫野史裨史也史失求
諸野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鄰而多誣其著人非能

稱公平賢者寄雌黃於睚眦若雙溪襍記瑣綴錄
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間閭間不
能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
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恠而多誕或創爲幽異可愕
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
編之類是也其爲弊均然而其所繇弊異也舛誕
者無我誣者有我無我者使人創聞而易辨有我
者使人輕入而難格其少陽叢談序曰余抱牘秋
官郎則以其燕有丁戊小識焉識矣而弗志也弗
敢辨也旣竊祿浮沉刀筆間稍久而耳目所睹記

者時時有概於中顧屬耳于垣棘吻抹嗟莫我上
下亡何出持青齊節齊雖號悍獷難治饒案削而
以非孔道故過從簡往往杜門輒以筆次第受書
曰少陽叢談少陽齊望也叢之爲言聚也又雜也
何稱談筆語也王子曰余於少陽叢談有志焉有
辨焉稍進於識矣然而弗敢傳也積之凡二十卷
因紀其次皇皇 帝業樹 高廓 文潤色鴻休
以賴哲孫豫孽豐萌有憂斯存談國故惟詩率由
戒愆忘布象書竹耀焜煌後王爲令曷其常談異
典惟木有喬穹窿造天惟鴻而風羊角以搏于國

于家于人胡不然談盛際隆污繇材材否繇世如
鑑弗殺乃曰國是在下則亂在上則治談國是

皇尊如天霆電是馮赫赫司寇弼教以刑彼人是
哉我思老成談西省士業已倍親從君居平食榮
在難致身其不亡者炳如星辰談死事嗣孫不弔
孽藩以跳胥以帷幄嗟彼庶僚矢心旣安幾也曷
尤談壬午帝縱豪鷲乘時爲翮騎則調弓倚則書
檄銅標再戡燕碣未勒有懷拊髀爰載厥績談英
畧彪彪班簡一代所馮乖盪浮脫鬼誅奚懲國失
求野愈甚曷徵談史砭真宰之精散爲文章以黼

皇家亦有六書盡史佐之藝成則那我紀其凡奕奕
國華談雅藝積勲爲貴積貴爲侈有烈礎益厥產
紈綺聖謨所云齊之以禮談武戒振振麟趾厥麗
不億有肅日訓有滅天澤不見管蔡乃殘王國談
宗變網弘而踈吏斷其牙猾若窘投要剽藪逋是
以太叔竟攻萑蒲談盜亂天齒中原夷孽其間不
有聖武孰任驅殘如彼剝復循環無端談夷狄虞
初齊諧諾臯夷堅見黜聖宗是以罕言陰陽之變
疇能格焉談玄恠而史道備於此其有所評騭於
文章家曰藝苑卮言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

捧腹而凌雜戲嘲夫王新建律陳檢討古詩各臻
妙境未論卽呂仲木莊孔暘馬伯樞夫各有行而
何可以文辭律也或規之曰足下資在孔門當備
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爲元美不能答
卽游徃中二三君子以稱許之不至恚而私訾之
則請絕執訊削名籍又不能答已而曰嗟夫卽其
入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及余之不
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
迫而奪之也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
嗜結甦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强毋若余之益甚嗜

歟不肯廢更附益之其論世引沈約之言曰姬文
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
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
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其論賦引司馬相
如之言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
人物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又言覽騷勿令不讀
書人須令讀書人覽騷徘徊循咀且感且疑再反
之沈吟歔歔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其覽賦
初須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徐閱之如

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歛容掩卷之
餘徬徨追賞論古樂府引王僧虔之言古曰章今
曰解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辭者其詩聲者若
牟吾常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趣亂在曲之後
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道或稱鼓吹鐃歌聲牙刺
齟不足讀曰有之錯簡耳或鐃鼓之聲存焉雖然
巫山高非三言之精乎蒲葦冥冥非四言之變乎
驚馬徘徊鳴臨高臺以軒桂樹青絲雙珠玳瑁非
五言之眇要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日以
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雄飛乎而柰何厭

其筌而以贅牙刺齟病爲也論古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拈拾宜博西京建安非琢磨可到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聲色可指三謝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論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法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窕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歛寂然無聲而歌行有三難起調一轉節二收結三縱收爲尤難論五七言律以爲五言律差易雄

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
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乃穩暢雖復盛
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
駭耳又當論定又言律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歛
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
一意無偏用者而起束倒插爲難必五十六字如
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有篇法之妙
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
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
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五言可

勉七言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
句亦然勿偏拈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
勿用大曆以後事其論文曰六經四子理而辭者
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故西京之文實
東京之文溺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實矣唐
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
無文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之所爲乎由學入
者靡而短於思由才進者徘徊而淺於法記問龐雜
於筆端攪擾驅斥爲難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
滌腸胃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

離騷史記熟讀涵泳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又言文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練之金其實言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漢武故詞人秋風一章幾於九歌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常孟玄成雅頌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李陵三章工出意表意寓法外曹氏父

子猶尚難之子瞻謂乃後人僞作此兒童之見子
虛上林朴極富辭極麗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
極高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
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太史公帝王紀
以已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
虛春秋諸世家以已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
儀秦鞅睢諸傳以已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
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
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
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

而多感慨曹公莽莽古直悲涼子桓小藻自樂府
本邑陳思王贈白馬王彪詩全法大雅文王之什
體故首二章不相承後人不知欲合而爲一阮公
咏懷遠近之間遇境卽際興窮卽止坐不着論宗
故佳陸士衡翩翩藻秀頗見才致無柰排弱何安
仁氣力勝之趣旨不足太冲莽蒼詠史招隱綽有
兼人之語劉司空答盧中郎五言磊落一時涕淚
千古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
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膺之榮異壯俱去賤
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語

若卑淺而實境所就令人不忍多讀淵明托旨冲澹造語有極工者乃大人思致來琢之使無痕跡耳後人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謝靈運天質竒麗運思精鑒雖格體創變潘陸其雅縟過之掛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鷄弄和風景近而趣遙延年五君忽自秀於它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况已混世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况已骯髒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解已任誕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感已濡滯語旣雋永亦易吟諷玄暉極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青蓮目無往

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咏其不如靈運者匪直材
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唐文
皇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昔乘匹馬去今驅萬
乘來差強人意然猶之有意之作餘皆花草點綴
可謂遠遜漢武近輸曹公明皇藻艷不過文皇而
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
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
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
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五言沈宋正敵
手始可稱律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

高逸神情圓暢自中興之祖陳正字淘洗六朝鉛
華托寄大阮而天韻不及開元彩筆無過燕許制
冊碑頌春容大章然比六朝明易差勝而淵藻遠
却敷文則衍徵事則狹許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
他篇不及李嶠燕岳陽後感慨多工而實際不如
始興五言古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
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
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揚
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獻歛欲絕者子美
也太白古樂府窈窕真情悅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

然自是太白樂府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
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
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
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
子美多穉語累語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
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
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
爲之可耳不足法也峨眉山月半輪秋此太白佳
境然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
州使後人爲之不勝痕跡益見此老醺鍾之妙高

岑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道上而婉轉過之
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
一伏取足而已尤爲正宗